

倫敦會議和辛巴勃威的前途

楊逢泰

倫敦會議：馬拉松式的高欄賽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斷改變的世界中，無疑的在非洲也正在發生巨大的改變，有的改變是幾年的事，有的祇是過去幾個月的事。羅德西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午夜過後一分鐘，辛巴勃威——羅德西亞 (Zimbabwe-Rhodesia) 在莫索里華主教的祝福聲中和內戰的槍聲中誕生，一切都是戲劇性的變化。但到一九七〇年代形將結束之際，英國國旗再度飄揚在索斯柏里的上空，象徵着英國暫時的權威；而這個甫告誕生尚未獲得國際承認的國家，擺脫了十四年前叛亂的罪名，又恢復了殖民時代的名稱——「南羅德西亞」(Southern Rhodesia)。根據英國草擬的憲法，一九八〇年六月間大選後所產生的新國家將是辛巴勃威 (Zimbabwe)。這個名稱或在提醒世人，古代的旭那族 (Shona) 曾經在此締造「大辛巴勃威」的燦爛文化。

在獨立的過程中，英國傳統的方式是與其殖民地舉行制憲會議，以獨立憲法來完成殖民地的獨立。英國爲了南羅德西亞的獨立而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在倫敦蘭加斯特宮揭幕的制憲會議在整個殖民史上可以說是最艱苦的一次會議。會期歷時三個多月，其中高潮迭起，數度瀕臨失敗邊緣，也可以說是一次馬拉松式的高欄決賽。會議的成功雖然有很多因素，但最主要的應歸功於胸有成竹，經驗豐富的英國外相卡林頓爵士。由於卡林頓堅定的立場和幕後外交，會議於九月十二日渡過了議程的難關，達成了一「整批交易」的議程，將「獨立憲法」、「選舉安排」、「停火和軍隊改組」以及「過渡時期的安排」均包括在內^①。

卡林頓爵士旋即向莫索里華政府代表團和愛國陣線代表團提出了一項憲法草案，其中開宗明義的宣佈：這個形將獨立的新國

註① 整個羅德西亞問題背景請參閱拙著「轉變中的羅德西亞」，「問題與研究」(十四卷六期)；「日內瓦會議與南部非洲之局勢」，(十六卷三期)；「日內瓦會議後的南部非洲」，(十六卷七期)；「和戰兩難的羅德西亞局勢」，(十七卷一期)；「羅德西亞內部解決方案之研析」，(十七卷十期)；「徘徊在和戰之間的羅德西亞」，(十九卷一期)。

家稱爲「辛巴勃威」，在羅德西亞境內的白人和黑人以及流亡在外的人氏均有公民資格；總統爲憲法上的國家元首，而總理爲行政首長。這些規定與一九七九年四月大選後的辛巴勃威——羅德西亞的憲法非常接近；可是新憲草有關文官制度，軍隊、警察、司法制度以及白人在國會中的地位等的規定，則迥然不同。

根據現行憲法，文官制度中的高級文官的任命權均掌握在白人手中，總理和其部長們實際上無權控制文官委員會委員的任命。憲草有關文官制度的規定是：「總統經總理之建議而行，且當其考慮有必要時，有權頒發各委員會有關執行其功能的一般訓令，包括旨在達成國內各公務機關中各組成團體之適當代表性的訓令。」此項規定明白的保證黑人有機會被任命爲各委員會的委員和高級文官，在警察、國防部隊和司法部門的組成方面，亦有類似保障黑人的規定。

憲草中另外一個主要的爭執，是有關國會兩院議員的資格與權力問題，根據辛巴勃威——羅德西亞的憲法，衆議院二十八名白人衆議員對於憲法總共一百二十三條保護條款，具有阻止性的投票權。

英國所提的憲草則列有一項關於國會中少數代表的特別規定。按照此項規定，凡年滿十八歲的白人公民如不登記在普通選舉人名冊中，則可登記在白人士選舉人名冊中；衆議員分爲兩種，黑人議員，由其所屬選舉區內的普通選舉人選舉之；白人議員由其屬選區內的白人選舉人選舉之。

憲草又進一步規定：有關國會中少數代表的規定「在獨立後的特定時期」內不得修正；憲法中有關立法和司法以及憲法修正等主要條款，將予以特別保護。修改憲法中的保護條文的法案，需要衆議院議員至少百分之七十的贊成票；在參議院則需要議員三分之二的贊成票；否則，得將法案在一百八十天之後送請總統同意之。

莫索里華主教於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接受英國所提憲法建議的「一般原則」，但同時要求英國對辛巴勃威——羅德西亞解除禁運。愛國陣線對於憲草的立場，雖較強硬，但曾於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作了一大讓步：同意接受在獨立的辛巴勃威的國會中白人有百分之二十的保留席次。他們的立場是，雖然這是一種族的矛盾，但其他各方面都作此項要求，他們別無他途可循，只有在抗議下予以接受^②。

英國政府在倫敦會議中的主要策略，是不接受任何一方——愛國陣線或莫索里華——有妨礙議事的行爲；其次是要求雙方在開始討論監督選舉和重組軍隊等問題之前，應首先接受一項修改後的憲草。英國的觀念是，誰在選舉中獲勝，誰就享有決定軍隊和警察形式的某些自由裁量的權力。英國並且明告雙方：假使愛國陣線的共同領袖之一的莫加貝堅持相反的程序，則將其排斥於會議之外；同樣的，假使莫索里華拒絕接受新的選舉和重要的憲法修改，則英國將不解除制裁，也不予以承認^③。

註②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6, No. 9 (October 15, 1979) pp. 5416-5417.

註③ "Zimbabwe: Conference Enigma,"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20, No. 18 (September 5, 1979), p. 1.

倫敦會議的第一高欄：土地補償問題

倫敦會議雖然在緩慢的步調中進行，但也有實質的進展。一九七九年十月五日，莫索里華總理正式的接受了英國所提出的憲草，也勉強的接受了舉行新選舉的建議，但至於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愛國陣線拒絕無條件接受憲草，會議陷於僵局。愛國陣線對於幾項重要的憲法問題保留他們的立場，尤其是對於土地所有權問題。他們表示大會應進行討論議程的第二項，安排獨立前的過渡問題，卡林頓爵士拒絕接受愛國陣線的保留，而宣佈休會，並表示在再度開會以前，他需要毫不含糊的知道愛國陣線是否接受英國所提的憲草。

對於卡林頓的最後通牒，愛國陣線表示：他們來到倫敦是「在以認真的精神來談判」，其所以對土地、養老金等主要問題以及有關政府的四個主要機構——陸軍、警察、公務員和司法——提出保留，主要是因為這些問題與過渡時期的安排有重大的關連。卡林頓爵士對於愛國陣線阻礙議事的態度於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採取斷然措施，拒絕該陣線進一步參與討論，一直到其接受憲草為止。

前線國家於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七日在達蘭撒萊舉行緊急高峯會議，檢討倫敦會議的情況。出席會議的有坦尚尼亞總統尼瑞爾，尚比亞總統卡翁達、莫桑鼻克總統馬夏爾、波扎那總統卡瑪和安哥拉教育部長洛柯克 (Ambrosio Lukoki) 前線國家總統支持愛國陣線要求辛巴勃威未來的新政府重新分配白人的農地有毫無拘束的權力。緊急會議中，尼瑞爾總統擔任主席，企圖冷卻與會者的情緒，他說：「在倫敦有危機的氣氛，而這些氣氛完全是人爲的。問題的癥結在於誰提供白人農民土地的補償金，這不是一項憲法的問題而是單純的政策問題，英國及其盟邦應該很容易解決此一問題。」高峯會議後所發表的公報重申：在倫敦，羅德西亞問題的解決必須包括所有各黨派在內，任何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不能將愛國陣線排斥在外。同時，前線國家領袖認為土地問題是重要的爭執，愛國陣線要求設立補償基金是正確的。

愛國陣線於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八日明白表示接受憲草。恩柯穆和莫加貝拜會卡林頓外相，提出一項書面聲明，表示他們對土地補償基金問題的立場，並謂英國政府既然保證設立多國基金作為重新分配土地的補償，他們接受此種保證而回到會議桌上。經過六個星期冗長的一波三折的談判之後，終於結束了會議議程上的第一案。

「觀察者」(Observer) 認為：卡林頓爵士給予愛國陣線閉門羹是一項大膽的賭博，使他們勉強的接受了英國憲草^②，而跳過了倫敦會議的第一個高欄，甚至美國老練的外交官也不得不贊揚卡林頓外相「專橫的」表現 ("masterful" performance) 和

他的戰術技巧，使倫敦會議終於達成了長久等待著的突破。不過，卡林頓也允許未來辛巴勃威政府所國有的土地，由國際基金來提供補償，對愛國陣線的領袖而言，由黑人購回一八九〇年代白人移民所佔有的土地，原是不可想像的事，現在能由土地改革的計劃來重新分配，所需補償費用將由國際基金負擔，這也可算是他們在倫敦會議中的一大收穫。其次，華盛頓會議在談判的幕後，也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美國提供的財務保證，協助解決了這個危機。卡特總統考慮成立一個「南部非洲援助整批」計劃，提供辛巴勃威和鄰近國家十億到二十億美元的多國「農業和發展基金」，其中一部分將作為辛巴勃威土地改革包括國有化的用途^⑤。

倫敦會議的第二高欄：過渡時期問題

英國外相卡林頓爵士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公佈了過渡時期的詳細計劃，其主要的規定是：(一)英國政府將根據樞密院令任命一位總督，授予行政和立法權威。(二)總督將由一位副總督、軍事、警察、法律和政治顧問和幕僚予以協助。(三)權能賦與的立法將以「緊急事件」提送英國國會。(四)莫索里華主教和其同僚將不執行行政功能。(五)由現有文官處理日常行政，並由向總督負責的警察來維持法律和治安。(六)舉行自由和公平的選舉，設立一個諮詢的選舉委員會，由各黨派的代表參加而以英國的委員為主席。卡林頓外相沒有規定接受或拒絕的最後限期，但明白表示對於此一實質上不容談判的文件要求儘早答覆，他並重申：為辛巴勃威人民的利益計，過渡時期不宜太長，應限於兩個月。

過渡時期的安排終於經過緊張的談判之後於十一月十五日達成了協議。愛國陣線提出了一個追加條款：為了保障其部隊的地位，游擊隊將被賦予羅德西亞現有陸軍的同等地位，置於總督的權威之下，接受他的指揮。同時卡林頓所提停火生效後的兩個月時間為競選時間的建議，亦獲得了雙方的同意^⑥。

英國的一位高級外交官說：「對於過去十四年來一直在嚐試解決此一問題的我們而言，這似乎像一個奇蹟，而這個奇蹟是幾週以來『瀕危談判』(brinkmanship bargaining)的結果。」由於卡林頓強硬的要求，愛國陣線放棄了原來在過渡時期中要求分享政權和整編軍隊的要求，卡林頓也滿足了他們堅持與索斯柏里政府軍隊「平等地位」的要求，而在協議文件中加入了「愛國陣線軍隊將遵守總督的指揮」一句：愛國陣線的發言人說：「我們的軍隊現在已是吾國合法的部隊，我們還有什麼要求呢？」^⑦

倫敦會議的第三高欄：停火問題

卡林頓爵士於十一月十六日提出了停火建議，強調需要迅速結束停火談判。根據英國的計劃，停火的成功主要靠索斯柏里政

註⑤ "Breakthrough in London," *Time* (October 29, 1979) p. 32.

註⑥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6, No. 11 (December 15, 1979) pp. 5485-5486.

註⑦ "It Seems Like a Miracle," *Time* (November 26, 1979) p. 28.

府和愛國陣線願意使計劃發生作用。雙方的指揮官將向英國的總督負責，各黨派均將派遣代表參加停火委員會，而總督將主要依賴道義的說服。一支由國協士兵幾百人所組成的監聽部隊，其任務在維持停火秩序，而不介入作戰角色。

英國建議的停火要點爲：(一)停火應儘速予以實施，不需超過七天至十天。(二)雙方將給予充份的便利，藉使停火的消息傳達到他們的士兵。(三)所有部隊的運動立即停止，作戰行動僅限於自衛。(四)所有部隊的指揮官將向英國的總督負責。(五)由聯合停火委員會評估和監督停火的遵守。(六)在停火和選舉日期間，只有非武裝的人民才能進入羅德西亞。(七)要求尚比亞、波扎那和莫桑鼻克三國合作，禁止越界的軍事活動。(八)在總督之下，設立一個停火監聽組來觀察停火。(九)愛國陣線和辛巴勃威——羅德西亞的安全部隊將予以隔離。

愛國陣線於十一月十九日提出停火的反建議，與英國的停火計劃在實質上有兩大歧見。根據英國的建議，設立一個由國協士兵數百人組成的監聽組，擔任觀察的角色，向總督提出報告，而愛國陣線建議設立由數千人組織的國協和平部隊來執行停火任務，愛國陣線計劃的第二個特徵是減少總督權力，主張由國協的停火委員會與交戰雙方和總督磋商，以決定停火是否生效。

卡林頓爵士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會議中提出兩項「最後通牒」，第一，他要求從事游擊戰的雙方在第二天經由倫敦會議的代表團保證在羅德西亞和尚比亞之間的越界軍事行動立即停止；第二，他要求雙方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答覆是否接受英國的停火計劃。這兩項最後通牒引起了愛國陣線的憤怒，他們認爲英國的計劃未經三方面討論即予提出，似太獨斷。

柴契爾夫人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呼籲迅速達成協議。恩柯穆和莫加貝連袂飛赴達蘭撒萊與前線國家總統進行磋商。柴契爾夫人親自與前線國家主席尼瑞爾通話，明說英國不願蘭加斯特宮會議的成就受到「愚昧的判斷和決定」的傷害，並且表示在談判的最後階段，對於停火遲遲不能獲致協議，可能使以前的決定完全瓦解。恩柯穆和莫加貝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達蘭撒萊的記者招待會上宣稱：他們已檢討停火的危機，他們的立場已經獲得前線國家的充份支持。

索斯柏里政府的代表團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接受了英國的建議，其發言人副總理孟岱拉瓦拉(Dr. Sias Mundarawara)說：假使愛國陣線接受停火計劃，索斯柏里代表團準備與其指揮官討論停火的實施。愛國陣線的發言人於二十六日則予駁斥稱：在雙方指揮官尚未直接談判的情況下，即行討論停火殊爲可笑，於是倫敦會議再度陷於僵局^⑧。

英國政府爲了打破會議的僵局，曾於十二月三日聲言準備在沒有愛國陣線合作之下，逕行爲辛巴勃威提供新的憲法，並將在院公佈一件基於與莫索里華政權雙邊談判的法案。這是英國所準備的最後武器：第一是由樞密院任命羅德西亞的總督，第二是公佈辛巴勃威的憲法。同日晚上英國外交部將兩項文件送達愛國陣線時，強調會議之門仍然開着^⑨。

註⑧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6, No. 11 (December 15, 1979) pp. 5487-5489.

註⑨ "Britain Ready to Exclude Front," Guardian (December 4, 1979).

愛國陣線之所以拒絕停火計劃主要由於三個問題，第一是要求平等待遇，按照英國的計劃，當停火開始後，游擊隊應向指定的十五個集合點集合，可是索斯柏里的部隊却仍然留在基地，第二是愛國陣線要求自停火開始的第一天起，羅德西亞的空軍必須留在地面，而莫索里華拒絕此項要求，第三是愛國陣線指控南非部隊大批湧入羅德西亞，俾在停火前支持羅德西亞的部隊。卡林頓外相的發言人則否認南非的軍事干預^⑩。

英國政府爲了發揮其最後武器的效力，又於十二月十一日逕行派遣蘇梅斯爵士(Lord Soames)爲已恢復殖民地地位的南羅德西亞總督，當蘇梅斯一行七十人於當日下午到達索斯柏里機場之時，英國解除對羅德西亞制裁的正式通告亦已於是日晚送達聯合國、英國協約國家、歐洲共同市場和非洲前線國家。

雖然反對黨自加拉罕以下對政府的這種作法均表示焦急和抗議，卡林頓却向國會兩院保證：愛國陣線將同意英國所提的條件解決。英國國防部長柏姆(Francis Pym)亦於十一日在布魯塞爾說：英國的分遣隊計劃在南羅德西亞作三個月的停留，如果災難發生，即將撤回英國，不會捲入戰鬥之中^⑪。

嚴格說來，英國在沒有達成停火協議的情況下派遣蘇梅斯爵士到索斯柏里去就任總督，可說是一場冒險的賭博，卡林頓的手法是採取「第二等的解決辦法」——將愛國陣線排斥在外，而與莫索里華的代表達成雙邊的解決，再度表現其「瀕危談判」的技巧^⑫。

經過上述一連串的馬拉松式的談判，倫敦會議終於十二月十七日晚經國協秘書長倫斐爾與愛國陣線共同領袖的三小時會談後，跳過了追求停戰的最後一道高欄，恩柯穆和莫加貝同意接受英國的停火建議；結束了爲期七年的內戰。英國也同意給愛國陣線游擊隊的集結點增加一個，共計十六個^⑬。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停火協議在蘭加斯特宮簽字而將於二十八日生效，前線國家中的尚比亞率先於二十三日宣佈對羅德西亞解除經濟制裁，開放了兩國的邊境，其他前線國家旋即跟進，預期將有三萬五千逃亡在外的羅德西亞難民回國參加大選^⑭。

英國在倫敦會議成整批交易的談判中，原曾擬定上策和下策。在最理想的情形之下，倫敦、索斯柏里和愛國陣線三方面達成協議，是謂「第一等的解決辦法」，萬一愛國陣線拒絕英國在談判中任何階段的建議，則倫敦便逕與索斯柏里代表團進行雙邊談判，是所謂「第二等解決辦法」，卡林頓外長以瀕臨危險邊緣的談判方式，終於完成了「第一等的解決辦法」。他也曾忠告柴契

註⑩ "Search is on for Rhodesia Mediator," *Guardian* (December 5, 1979)

註⑪ "Soames off to Rhodesia without Ceasefire," *Guardian* (December 12, 1979)

註⑫ "Return to the Union Jack," *Time* (December 24, 1979) p. 29.

註⑬ "Ceasefire Pact Initiated by Patriotic Front," *Guardian* (December 18, 1979)

註⑭ "High Risk Strategy for Rhodesia Ceasefire," *Guardian* (December 24, 1979)

爾夫人不要過早的承認莫索里華政府和解除制裁^⑤。實際上，在倫敦會議的過程中，卡林頓爵士便是一再運用「承認和解除制裁」作為武器，一方面吸引莫索里華主教作積極的參與談判，另一方面逼迫愛國陣線跳過三道高欄，完成了倫敦會議的馬拉松長程決賽。

南羅德西亞大選的趨勢

英國總督蘇梅斯爵士業已宣佈，選舉八十個議員席次的普通選舉，將於今（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三天之內舉行，而白人的二十個議席將於二月十四日選舉，國協的監聽組一千三百人已經在羅德西亞展開執行停火任務，部隊的集中定於一月四日午夜完成。辛巴勃威此一尚未誕生的新國家的命運將決定於未來的大選。

愛國陣線的兩位領袖——恩柯穆和莫加貝曾在達蘭撒萊討論競選的策略。他們最近均曾預示：愛國陣線將以一個單位參加未來的大選，可是莫加貝預期他將面臨辛巴勃威非洲民族同盟軍方的反對。同時軍方認為：在「解放戰爭」中他們分擔了重荷，殊無理由與較弱的恩柯穆所領導的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分享選舉的勝利^⑥。

事實上，莫加貝所領導的辛巴勃威非洲民族同盟的領導階層內已有強有力的份子反對繼續與恩柯穆同盟。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與恩柯穆同盟將有損莫加貝在選舉中的機會，因為在羅德西亞，莫加貝的基礎是屬於多數的旭那族人（Shona），而恩柯穆的基礎是屬於少數的恩德貝勒人（Ndebele）。辛巴勃威非洲民族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也於該黨第四號人物的恩卡拉（Mr. Nkala）說：「在旭那族人中，有很多人對恩柯穆有強烈的敵意，這是由於若干因素所造成，包括恩柯穆曾與史密斯秘密交易在內。」他又說：「我們願意使恩柯穆擔任總統職位（純粹是禮儀性的職位），並將他的幾位黨員納入政府」。當被詢及「對於這樣片面的分配權力，恩柯穆的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將如何反應時」，恩卡拉說：「在選舉之後，我們將吸收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到我們的黨中，假使他們的軍隊決定作戰，那麼我們將在這裏有一個安哥拉式的內戰」。

根據「衛報」記者艾爾曼（Paul Ellman）從索斯柏里發出的報導：成千上萬的黑人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六日越過警察的警戒線，歡迎愛國陣線兩翼的游擊戰士歸國，忠於恩柯穆的辛巴勃威人民革命軍（Zimbabwe People's Revolutionary Army-ZIPRA）軍官四十人在指揮官馬佛拉將軍（Lookout Masuku Mafala）領導下由尚比亞飛抵索斯柏里。戴着蘇維埃式小帽的馬佛拉將軍說：「能够合法的歸來，我感到很愉快，假使我們能像一個民族一樣生存下去，停火必須保持下去。」忠於莫加貝的辛巴勃威非洲民族解放軍（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ZAPLA）軍官一行四十四人在指揮官恩宏哥將軍（General Nhonko）領導下由莫桑鼻克乘機於同日回國，可是恩宏哥沒有這種樂觀的論調。當被詢及是否停火時，他簡單的帶

註⑤ "Britain's Pramatic Patrician" *Time* (November 26, 1979) p. 29.
註⑥ "Guerrilla Parties Split in Poll Fight," *Guardian* (December 24, 1979)

着懷疑的口吻說：「我不知道。」

大約有兩萬多黑人如蜂羣似的來到機場歡迎愛國陣線的游擊隊，明白的表示他們支持愛國陣線的程度，這對莫索里華主教而言，不啻是一項警告。國協監聽軍指揮官阿克蘭將軍（General Acland）的幕僚曾經表示：恩柯穆的軍隊對停火所作的準備，比莫加貝軍隊較為徹底^②。

就在停火聲中，莫桑鼻克邊境的小鎮上曾經發現辛巴勃威民族解放軍所張貼的「打倒停火，繼續作戰」的宣傳單。一位白人軍官警告稱：「誰在大選中失敗，誰就會對他們（指游擊隊員）說：開始掘戰壕^③。」

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愛國陣線缺乏真正的團結；選舉運動將使部落衝突和政治歧見更為嚴重。恩柯穆和莫加貝迄今尚未決定是否以一個單位參加競選。既然尚有十餘個黑人派系在爭取選票，選舉結果可能沒有一個政黨能組織多數政府，而且可能導致一個冗長的權力鬭爭。辛巴勃威民主黨領袖季克里瑪（James Chikerema）說：「選舉後不久就會發生內戰，而英國不願扮演內戰的角色」。英國短暫的統治過去之後，獨立的辛巴勃威人民能否控制其自己的命運，似乎猶在未定之中^④。

辛巴勃威的未來命運

英國外交部認為停火計劃將順利的執行，各黨派將遵守大選的結果，其理由是：支持愛國陣線的前線國家和支持索斯柏里的南非共和國都要求和平解決，避免長期內戰^⑤。無論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初，南部非洲將產生一個新國家——辛巴勃威。可是此一新國家發展的軌跡，仍將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

第一是憲法的問題

著名的羅德西亞憲法專家帕蕾教授（Professor Claire Palley）形容倫敦會議所接受的憲草，為一個「不和諧的食譜」（a recipe for discord）。此一憲草不僅給予僅佔羅德西亞總人口百分之三的白人在國會中百分之二十的代表權，而且規定如果要在七年內解除此項保障條款，在國會中必須獲得完全一致的通過。他認為世界上沒有這樣的憲法。

經驗告訴我們，一項憲法要維持一個社會的穩定，唯有對於法律和制度有足夠的一致意見。外國政府或者是某一臨時統治集團所強置的憲法均不能持久。這次英國所建議的辛巴勃威的憲法似乎也犯了同樣的毛病。

註② “High Risk Strategy for Rhodesia, Ceasefire,” *Guardian* (December 27, 1979)

註③ “The Boys in the Bush,” *Time* (December 31, 1979) p. 23.

註④ “Return to the Union Jack,” *Time* (December 24, 1979) p. 29.

註⑤ “We are going home,” *Time* (December 31, 1979) p. 23.

「觀察者」懷疑卡林頓爵士運用英國的否決權來贏得雙方勉強而不愉快的同意，是否為睿智之舉？並且認為英國可能已為羅德西亞為期七年的游擊戰提出了短程的解決辦法，但不會解決獨立後的辛巴勃威所將面臨的各項問題。在獨立一年或兩年之後，在選舉中贏得勝利的一方，如果撕毀此一憲法，那將是不足為奇的^②。

第二是土地補償問題

土地問題是羅國黑人和白人衝突的核心問題。在農村中的黑人有百分之四十是沒有土地的，有兩百萬人是有職業的，任何獨立後的政府必須接收現為白人所佔有的六千六百八十二個農場。另一方面，白人所有的商用農業提供了羅德西亞百分之八十的農產品，佔國內總生產的百分之十九，僱用了全國百分之四十的工人。因此土地的轉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果白人對未來的國家缺乏信心，繼續遷出；如果轉移計劃過度迅速且欠週詳，便將導致辛巴勃威經濟的嚴重後果^②。

第三個問題是部落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衝突

一般認為在現階段辛巴勃威的政治中，最嚴重的是兩個主要部落，旭那族和恩德貝勒族之間的衝突，而著名的非洲學者拉根姆 (Colin Legum) 又指出：在辛巴勃威獨立解放軍內部的衝突主要的是在旭那族的各氏族 (clan) 之間，莫索里華和恩柯穆在兩大部落中均享有重要份子的支持。雖然如此，他又說：「民族主義和部落主義是衝突的力量，也是當代（非洲）政治過程中的現實之一。忽略了這一點也就是失去預測一九八〇年代可能發生的事件中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因素」^②。

第四個問題是羅德西亞是東西方全球性衝突的一環

伊朗和阿富汗事件之後，冷戰正以新的方式在持續進行，羅德西亞只是全球性衝突中的一環而已。在民族整合困難的過程中，外力的干預，常會使情況發生惡化的現象。

在羅德西亞的衝突中，蘇俄一向支持恩柯穆所領導的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而莫加貝的辛巴勃威非洲民族同盟的軍隊曾經指責中共給予軍事訓練^②。

註^②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6, No. 10 (November 15, 1979) p. 5451.

註^② *Ibid.*

註^② Colin Legum, "Fission and Fusion in Evolving Nation-States," *Africa in the 1980s: A continent in Crisi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pp. 31-32.

註^② Colin Legum,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Violent Communal Conflict," *Africa in the 1980s*, p. 54.

目前蘇俄雖然仍在繼續給予恩柯穆的辛巴勃威人民革命軍財政和軍事的援助，但已逐漸轉移賭注而爭取莫加貝的辛巴勃威民族解放軍。莫斯科的判斷是莫加貝的軍隊比恩柯穆的軍隊較有希望贏得反對親西方的索斯柏里政府的游擊戰。另外一個現象是，莫加貝部隊的庇護所莫桑鼻克，在外交方面是親莫斯科的，並曾在最近中共與越南的戰爭中，堅強的支持蘇俄「盟友」²⁵。

羅德西亞之所以在蘇俄對非洲整個戰略中佔有非常重要地位，是由於波扎那、尚比亞和薩伊等非洲國家均有親西方的傾向。莫斯科的目標便在切斷和孤立這些國家與西方的關係，並進而在非洲的下腹部建立一個親蘇地帶。安哥拉和莫桑鼻克已變成親蘇的國家，而羅德西亞却正是它們中間斷了的一環。蘇俄勢必要努力來彌補這個空隙，使這三個國家連成一體，建立一個馬克斯主義的地帶，然後再將其箭頭指向南部非洲的最後目標——南非共和國²⁶。

註²⁵ "Zimbabwe: Rhodesia: Nkomo's Isolation,"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20, No. 13 (June 20, 1979) p. 1.

註²⁶ Rowan Cronjic, "Rhodesia and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Bulletin* (Vol. 1 No. 3, 1977) pp. 143-144.

立法委員
國際問題專家

鄧公玄先生遺著

「浮漚掠影」業已出版開始發售

本中心前副主任兼本刊主編故立鄧公玄先生，為我國有數國際問題專家之一，著有「國際論文選」、「今日之歐洲」、「國際公法與國際關係」等書，鄧氏逝世後，由其夫人張近激女士以一年餘時間，整理遺稿，完成「浮漚掠影」一書，內容除鄧氏一生從政歷史外，尚有詩稿遺墨，自訂年譜及生活相片等，全書四十餘萬言，六〇〇餘頁印刷精美。

25開本 每冊實售 新臺幣二〇〇元（郵資另加）

經銷處 三民書局 正文書局 世界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
中外雜誌社 臺北市新生南路3段7號之2（2樓）